



■ 秦燕

何維凌生死書

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，我親眼看見他，當著我的面嚎啕大哭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這唯一的一次，為了何維凌的死難。唐若昕告訴我：「何維凌是不可替代的。」我悲哀他的痛惜，默默陪著他傷心欲絕地那一夜，在不知不覺地昏暗中，變成了一團漆黑。唐在不知不覺地慟哭中度過了多久？他不知道，也許等同一生。我在不知不覺中伴著他們窮盡了多少個日子？我不明白，也許只有這一生了。感覺到孤獨的夜色降臨，空氣在痛哭的寒風中顫抖著，被擱在了生死兩頭的我們，相互眷顧的時光都被凝固了。

在北京萬萬沒有料到的銷魂，竟然會發生在大洋彼岸，一場生死永隔的飛來橫禍，讓自嘲是「貓有九條命」的何維凌，亡命黃泉，英年早逝在北美墨西哥雨洗公路、兩車相撞的惡性車禍中。他和小熊一起，雙雙陳屍，竟無人收屍，這可真是慘絕人寰。噩耗是王彥的電話，半夜從美國傳過來。王彥的電話，是我在熟睡中接到的。我被他的電話驚愕莫措，如夢驚醒。一切都在夢中，一切都來不及想，我哭了。挨到天亮，我本能地通知幾位好友。好像

波浪一圈一圈地傳播開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的那個白天，在電話那頭，沒人會相信何維凌是真的死訊，和我一樣，只能用沉著，暫時封鎖住一陣陣心酸，再冷靜下來打聽和等待著消息證實。朋友們在突然陷入共同面對死神的襲擊中，秒殺著度日如年地絕望的我。一個真實的念頭，是不能原諒何維凌！把那麼多的事情都撻下了，你老兄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？孩子的，毛頭和妹妹；家庭裡的，前妻和岳母；朋友們的，事業上的，中國改革開放的……誰該問罪？我真想隔空呼喊：何維凌，我不能原諒你死！嗨，何維凌對我亦師亦友，當聽唐哭道「沒有人能替代何維凌」的時候，我知道他是指中國改革開放不可挽回的一個損失。我想說：他怎麼能就這麼死了？他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呵！那一年，何維凌46歲。

很快，北京的朋友們都在第一時間知道了維凌的噩耗，樸方、唐欣、賈虹生大哥等等。我告訴了秦曉。震驚中，美國的情況也傳來了，眾說紛紜。但是具體細節，大家都不願意憑空猜測，也無從猜想。直到幾年以後，我專程相約在蛇口，詳細聆聽慈眉善目的韓邦凱親口講述。當時，教育少年兒童的陳難先校長同在，韓、陳二位兄長是內哥和妹夫的聯姻，又都是何維凌當年北大的同學好友，英語專業的。韓邦凱離開蛇口去美國，進入何維凌麾下的中美中小企業機構一起打拼，從創業到守攤，深得維凌信任。最後關頭，是他在墨西哥親手料理何、熊的後事。幾乎所有細節都清楚，包括墨西哥警察局對車禍的描述：何喜歡開快車，疲勞駕駛，辦理去美國的簽證準備馬上去美國。當時下雨路面積水，他急踩剎車打滑，衝到公路對面，與來車迎頭相撞。小熊飛出去了，車身著火。對面車上的兩個人也同時身亡，是一個農民和他年邁的母親。這場車禍，出了中國和老墨的四條人命！是警員在現場發現

了一張何維凌的完整名片，才通知了中方。韓邦凱沒有親眼看見現場。

「我隨時可能死掉」。這是何維凌在他出來赴美前最後日子裡，坦言告白、告急、告誡、告別的一句大實話。起碼何維凌獨立面對死神，他準備了一死。飲恨我等青春無厘頭地天真爛漫、無憂無慮和毫無猜忌地誤以為他在開玩笑。在年輕的我們和如日中天的使命裡，死亡距離我們是那麼遙遠，更何況何維凌？他怎麼會死呢？他不該死！或者說要死也輪不到他何維凌的頭上。那麼，何維凌為什麼收到了死神的請柬，他為什麼得知了死亡的威脅？在出國前夕，何維凌式的彬彬有禮，他向大家敞開心扉，特意專程向好友們依依道別，還帶著小熊，笑呵呵地挨家挨戶地看望，一個也不拉掉。有多少位過後想起來，似乎都是驀地張大了眼睛，猛然間省悟，並異口同聲地驚呼道：維凌之前，他好像是終了，好像是辭行，好像是永別……。難道有什麼他不能說明的事由，讓他一貫爽朗忠厚的背影，顯露某種神秘詭異的徵兆？然而，最奇怪的是，何維凌沒有向我告別。陰差陽錯和小熊三次來我家送他的手稿，我都不在家，我們錯過了。活生生地錯過在我漫不經心的日子裡。存在我家的冰箱裡，還有他在與世隔絕期間下河摸的魚兒。魚是託小熊收拾乾淨了給我送過來的。打開冰箱，我拿著何維凌冰凍的魚信兒，讓我一激靈兒，我能做什麼？維凌老兄你別怪我，我還以為沒事兒了。淚流滿面的我知道，我們還沒有告別！哎，我們從來就沒有告別過……。他的魚信兒還在，冰結在我手裡，讓我驚詫，他的靈魂還在，存在他最後的手稿裡。我該怎麼辦？

在人生危難的時刻，尤其是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，每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總會有勇士前行，總會有志士仁人和英雄豪傑挺身而出，繫安危於一身，在歷史的關頭做出犧牲。但是，非得玩命不可嗎？人命關天啊！

何維凌是真敢玩命的主，可謂好漢。但他膽大妄為，毀譽參半。萬幸他是個爛好人，朋友眾多，跨界、跨國、遍天下得懸乎。最讓眾多善良好友們不可思議的是，何維凌還總會招惹得軍警憲特圍著他。從「文革」浩劫中放棄科學投身政治起，「監獄的大門隨時都向他敞開著。只有半步之遙，哥們兒他說進就進去了」——這句話的原本，是何維凌自己講的。他一邊說還一邊呵呵呵地笑，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。興許是他太能折騰得礙眼了，或者是他太過和善遭天妒俠義。還有什麼理由或莫名其妙的背景？總之，當他主動向時局請纓，隻身去天安門廣場絕地斡旋，化解對峙，進行和平談判，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那個時辰，也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。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，只能送君，送他步入漆黑的歷史夜幕中，消失掉背影。真有點兒恐怖感，瘆的慌，在我們跟他只有一步之遙，慘澹經營而無力回天的心勞裡，從靈魂內襲來，強大得令人肝兒顫。何維凌明白他一個人去赴死，想拯救改革開放的局面陷入危境於萬難，而我們卻塌陷了。沒人叫他去，他敢真的作為，用個人的英雄本色，去繫「明天會更美好」。天塌地陷的結果，將維凌的作為灰飛煙滅，一切都沒了。我指得是那一片歷史天空和那一方文明故土的崩潰，像冰山絕頂的雪崩，在埋葬掉明天的死寂中，又一次將人世間的悲劇重演。讓我們眼睜睜地看見他沒有了，被歷史拋棄，逐文明流浪，無緣無故葬身荒漠。而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，我想起《紅樓夢》的好了歌，卻愛莫能助。於是才有了後來的獄中著述，就好像一根救命稻草，寄存在我的心裡。何維凌每隔一個星期幾天的，就會委派小熊來告訴我，他在喪失自由、羈絆囚籠的晝夜，奮筆疾書，寫作了多少多少的字。日積月累，最後說有 27 萬字的手稿完成了，馬上交給我。在他們幾經周折終於拿到出國簽證以後，這部說好親手交給我的何維凌手稿，我沒有收到。也許是天意，他

們白跑了幾趟，我都不在家。之後，何、熊殞命墨西哥，這部何維凌手稿成了懸念。

跟王小強聯繫上的時候他在美國，我們在北京。痛哭維凌，真他媽的哀傷遍體，悽惶難平。親歷悲涼地悼亡招魂，嗚呼哀哉天涯海內。記得小強說在美國跟維凌通過電話，等他過幾天從墨西哥過來，還提醒他開車注意安全。何維凌笑呵呵地說他是「九條命的貓」，死不了。活生生的一切，都跟昨天一樣。後來，遊學在美的小強寄過一封遠隔重洋的信，秦曉拿給我看。天網恢恢，遊魂若絲的線，就天各一方綿延不絕地聯絡上了。大約是在美國的悼念活動之後，北京的朋友們準備給何維凌在八寶山舉行一個追悼會，有遺像沒有遺體。之前，我見到白南風，那時南生還沒有出來。幾位愛讀書的相約在劉蘇里的萬聖書店商量。一起喝咖啡的，還有羅小朋，我們見了面。他託我給樸方帶過一封信，求得幫助。羅小朋的父親羅朋在「文革」中下發到江西的一家工廠當書記，正好鄧小平軟禁在那裡。鄧小平和卓琳就在羅朋當書記的工廠裡參加監督勞動。期間，羅小朋特地去看望慘遭迫害後重病殘疾坐在輪椅上的鄧樸方。終於得知由賈虹生出面負責何維凌的喪事，就算有了組織和領導，有了靠山。虹生大哥扛起擔子，梳理何維凌那樣豐富的社會生態和紛呈複雜的社會活動，還有何維凌的各路朋友，各界精英，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、學者、青年學人和他的家人親屬，大家團結友愛，親密相伴，同舟共濟，默默守望。心凝氣順地聽從安排，一道為何維凌守靈。

藍天可碎，白雲落淚。老北大、清華園、中殘聯、康華、中信、政改辦、體改委、體改所、發展所、《走向未來》叢書、青年經濟學會、書記處農研室、中科院、社科院、中組部青幹局、統戰部、農業部、中信國際所、《經

濟學週報》、《中國經營報》、北京社會學所、中美中小企業聯絡中心……四面八方的朋友們雲集到八寶山，為何維凌壯行。

在當時，北京的政治生態險象環生，大家共同處身在一個連死魂靈都不肯放過的非常空間，共同承擔。果不其然，混入大批軍警憲特便衣們，一層層煞有介事地包圍著我們，歷練全部追悼活動。好像我們



秦燕和毛頭

這群新中國的驕子，個個都可能是時局裡的調皮搗蛋，專政對象，不讓你消停，害怕你折騰。媽的何維凌你真夠意思，讓我們全體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生死簿上簽名造冊，誰也別想逃掉。

胡定國主持追悼會，他講話定調：來的都是何維凌的朋友，沒有任何政治色彩。我想是虹生大哥的統一思想。記得那天我是乘坐一輛統一安排的大轎車來的。剛出秦城的南生通知開到我家門口接我。大轎車途經北京城外西線，我上車看見戴晴坐在車上。為了保護大家和追悼何維凌順利不出錯，由賈虹生請鄧樸方出面煞費苦心。賈虹生跟樸方商量說：何維凌好歹是個人才。樸方回答道：何維凌哪裡是人才，何維凌他是天才！有鄧樸方的致哀一錘定音，我也不知道這幫老大哥是怎麼商量的，把何維凌送進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先驅者。看見小毛頭，他仰著小臉、眼睛睜得大大的樣子，我記不清他胸前抱著的是何維凌的遺像還是骨灰，我不知道八寶山容納的是何維凌還是他的衣冠塚。

你可曾看見，曾經有過那麼多年輕漂亮神采奕奕生命精美的朋友，心心相通地悼念何維凌，全然不顧自己置身危險的那一種勇敢和氣魄嗎？你能夠理解，疆場倖存這樣些絕倫大愛深仇笑傲江湖義氣的人物，惺惺相惜地攜手八寶山，只圖追求理想家園的古道熱腸、完美和善良嗎？黑鴉鴉地人頭攢動，戴晴鑽出來看我。她說：這些人都是安全部的，還來了好多公安你知道嗎？我說：我看到警察了。戴晴試探地問道：我看見你們的挽聯上寫的是「哀悼何維凌遇難」。我全都看了一遍，只有你們寫的是「遇難」。你懷疑何維凌是被害了嗎？我說我不相信是車禍。戴晴：那會是誰幹的哪？我不知道。中美之間，冥冥之中，凸顯何維凌的神秘兮兮。我告訴戴晴何維凌出國之前留下了手稿，我擔心讓人拿走沒了。戴晴說她可以想辦法，起碼會尊重何維凌。我找當年在北大技術物理系同何維凌並稱「四大才子」的胡定國，告訴他何維凌留下了書稿，一定要拿到，不能讓人拿走了。同樣的話我告訴了賈虹生。最後我找到王正德，他管理著何維凌的家當和遺物。王正德讓我放心，他說何的書稿如果在，不會落到別人手裡。我說肯定在。數年後，韓邦凱又幫我聯繫上了王正德老大哥。回北京我們相約見了一面，好像在北大附近，談得好愉快。何維凌書稿成了我們共同恪守的秘密。

2008年，南懷瑾老師又一次提起何維凌，追問我那部傳說中的手稿，我不便作答。老人家滿臉慈祥，笑咪咪地說：那個時候，他同我們聯繫。何維凌做了好多事情，可惜呀！是小強告訴南老師的？1993年我帶著女兒唐涵去英國，住在牛津宋麗娜處，沒有見到正在劍橋讀博士的王小強。1994年小強回到北京，我們見面談及一件重要事情，就是維凌遺存的這部手稿。南老師鄭重地表達了他在老古（出版社）為何維凌出書的意願，我很震動。何維凌是從

南老師這裡最後走的……

三人為伍，俗話說得好。王小強拎著黃曉京和我，編撰何維凌的紀念集，已經是老黃曆了。那時鄧英淘還活著，小強召集聚餐。那天的陽光很好，我們相約回到老「發展組」所在的一家北方麵館搓了一頓。中午的太陽照耀在我們的臉上，暖洋洋地。哥兒幾個笑容可掬，高高興興地聊著地角天涯、海內國外，感觸過去多年見個面真不容易的流淌在內心深處地友愛。只可惜，分手以後原本可以珍藏大家共同親歷的、紀念何維凌的集子，又浪跡天涯，石沉大海了。

直到國學大師南懷瑾作古了，蝸居在美的詔先生也走了，又一個30年的中國夢開始了。神靈在不經意間，覺醒了造夢者的一個思維的蟲洞，洞明多維宇宙的弧度和人類腦海裡記憶的真諦。人文使命的意志力鑿開被歷史封凍的命運，活著的生命再一次啟蒙思想的探險，匍匐靈魂的破冰之旅。內心深處的沉默是金，讓我們在死亡者的身後拉起雙手，去尋找失散多年的朋友。追悼、追思、追問中國改革初期的年華和身影，於一隅，重現何維凌的音容笑貌。老天開眼，溫故他私贈友人的詩歌詞章。其中最大的懸念，就是傳說中的獄中手稿了，寫在上個世紀89~90年，一部沒有下落的孤本，能否重見天日，讓我們親眼目睹？能否奇蹟般地呈現給讀者，命懸一線！王小強對我和黃曉京說：「把維凌手稿找出來！」我們好像是無中生有，憑空救駕，挽回遺憾，再續前緣的三人行。結果，再度輪迴，通過賈虹生、韓邦凱、陳難先、王正德，我們又轉了一圈兒，精誠之至，金石為開。我們真的把這部手稿給找出來了，呈交大風面世。時光至此，距離何維凌被秘密關押與世隔絕的寫作時期，整整度過了25年，真的恍如隔世。

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！含淚捧讀厚厚的一摞手稿，時間安靜得能溶化空氣。五百多頁，無聲無息，活蹦亂跳，讓歷史重演。那熟悉的筆跡，流動在發黃的稿紙上，簡化而不潦草。隨興所至的認真刪改，神采飛揚的反復推敲，好像不落俗套的何維凌又活過來了，就站在我身旁，坐在你對面，還是那一副笑哈哈地爛好人的樣子，藏著梅花站樁八卦掌門的身段和絕技，透著才子學霸博聞天下的內秀和斯文。正是這樣，明明知道有去無回，偏偏無畏隔空吶喊。最後，「我無憾！」三個字，詮釋男兒一條命，響徹古今。

我想說，人世間的故事就是這樣，也只有這樣了。

這是一部生死書。大時代兒女的遺卷。

詩心可畏！母親曾經告訴我說：玩兒中國文字遊戲的中國文化大家，必讀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。何維凌算是紅粉，歷來吟詩填詞賦曲入流國學翰林的，神交唐宋。何維凌的一部《呼嘯集》，不僅僅是十年浩劫中的憤怒出詩人，大膽批時局，還有浪漫情懷的追求和閒情逸致的素養，點綴中國現代社會生活主流語言系統的編外母語，實在難得。我曾斗膽答和雅興，今天追記，供朋友一笑了之，結束序文。

沁園春·雷 和何君

燕燕格格

暮鼓晨鐘，響遏行雲，電閃蒼穹。慟三魂七魄，八荒九派，松濤悅耳，霹靂崢嶸。雷落天泓，霓飛花語，告慰東君掛彩虹，回眸佇，蕩心潮似海，萬象神通。

鯤鵬鏗闕重逢。恨無賴輪迴誓締盟。悟聰明歸隱，萌芽曠野，中央混沌，歲月游龍。燕燕於飛，喃呢今古，天地知音人本蟲。爾我遇，喜潔光片羽，幻夢憧憧。

沁園春·雷之歌

何維凌

駕馭風雲，指揮電火，為我先容。向六合環顧，飛光穿梭，一聲長嘯，吸海垂虹。天勿矜高，地莫持厚，任我伸張萬刃鋒。隨意處，鑿清涼世界，鬼斧神工。

今宵偶住寰中。恨無緣煮酒論英雄。問從誰過訪，四郊人靜；和我迴響，一片蛙聲。不似當年，同我遊者，大半而今貫耳聾！我去也，待曹劉之輩，再起重逢。

（註：傳言有「死豬不怕開水燙，耳聾不怕響雷轟」，故引之，一笑。）

2015年 北京